

# 国家艺术杂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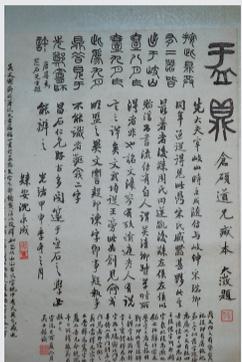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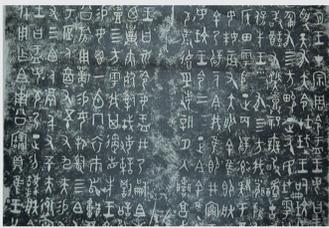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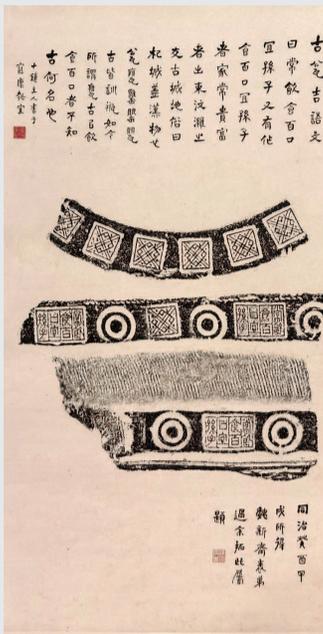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 第888期 |

## 新民晚报

| 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ss@xmwb.com.cn

18

《始平公造像》最善本



颜元仿李復堂画意并金焦双鼎博古图

▲▲《大五鼎》吴昌硕旧藏本局部  
▶清陈介祺跋汉并栏古语陶文  
▼意斋、梅景书屋藏泉

## 复兴海上金石碑帖收藏传统 让古韵共振今日新尚

◆ 仲 威

近十几年来,在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,金石碑帖这一小众文化开始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一收藏领域,全国各地经常能见到各种形式的拓片展览。收藏热度复苏之下,爱好者们该如何欣赏金石碑帖之美呢?

### 金石、碑、帖各有所指,协力同心传递文化

我们将铭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“金文”,又将“金文”与秦汉以后的石刻文字合称“金石”。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前半程,是由金石文化来展现和传承的,直到北宋雕版印刷术发明和普及以后,依靠金石记录传递文化的历史使命逐渐被古籍图书所取代,与此同时,总结与研究金石文化的学问——金石学就此诞生。

“碑帖”是金石学研究的主体,我们将历代所有的石刻文字的载体称为“碑”,它包含“碣石”“摩崖”“碑版”“墓志”“塔铭”“经幢”“造像题记”等种类和样式。先秦石鼓就是传世第一件“碑”,此后历经秦汉、魏晋、南北朝、隋唐的不断刊刻,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碑刻文献。到了北宋,又出现了一种刻铭文字的新型样式——法帖,一般以“帖祖”《淳化阁帖》刊刻作为“法帖”创立的标志物,它的出现,开启了宋元明清刊刻法帖的繁荣景象,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法帖传本。

通俗地讲,“碑”的作用是记录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和文化经典,目的是让记载内容“流传千古”,其初心并不是让后人去临摹书法,欧阳询撰写《九成宫》时,万万不会料到此碑会成为日后书法启蒙的经典范本;“帖”的功用,才是传播书法艺术和提供书法临摹范本,将古往今来善书者的书法遗迹刊刻印刷(传拓),使之化身万千,“帖”的传播与“古籍”是同步的。虽然我们将“碑”与“帖”合称“碑帖”,但“碑文化”有2500年历史,“帖文化”只有1000年,两者是前后连接关系,宋代是两者的交接点。

### “证经补史”,凝结中国书法史

金石碑帖,一般指收藏金石碑帖的拓片,

而非青铜与石刻。拓片是通过传拓技术,将铭刻文字拓印到纸张,传播到四方。传拓技术发明于南朝,可惜没有实物留存,传世最早的拓片是唐代的,它直接启发了日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。

拓片收藏,始于宋代,当时以收藏金石文献为主要目的,用以“证经补史”,这是“金石学”的初心。明清以后,在初心不变的前提下,出现了将拓片视为文物和艺术品的收藏风气,彼时的宋拓本已是珍贵文物,书法优雅,拓片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。乾嘉以后,迎来了金石拓片收藏的历史高潮,从传世数以百万计的拓片来分析,宋元拓本只有区区数百,明拓本数量亦极其有限,占比绝大多数者,还是乾嘉以来的拓片,其中同光以后的拓片数量就占据了传世总量的90%以上。

何以会出现这种拓片激增现象?这要归功于彼时的民间收藏,将拓片视为“字帖”,销路大增,拓片进入商品化传拓的新时期,进入了寻常百姓家,这也是晚清拓片普及的主要原因。此后,随着摄影术的出现,碑帖拓片开启了“印本时代”,一种更为价廉物美的影印件逐渐取代了拓片。刊刻法帖至此终结,传拓碑帖就此式微。

在沉寂了百年后,2003年上海博物馆自海外成功收购帖祖《淳化阁帖》后,激发了民间碑帖收藏的热情,又在国内外碑帖拍卖市场的助推下,迎来了碑帖收藏的又一个春天,各地传拓碑帖也陆续恢复,网上微拍碑帖生意兴隆,碑帖题跋渐成风气。不久前,在童晏方老师的指导下,唐存才、虞伟两先生在艺苑真赏社策划了一个“古韵今尚金石碑帖题跋展”,展品全部出自上海民间收藏,一定程度上,反映了当下海派金石收藏的旧有底蕴和新启时尚。展览上有一件藏品,集中体现了金石文化的永恒魅力,它就是海上金石领军

人物——吴昌硕旧藏《大五鼎》。此鼎清道光初年在陕西郿县礼村出土,初归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,后为岐山县令周庚盛豪夺霸占,再转手倒卖给省城文物商。道光三十年(1850),宋金鉴得点翰林后,在京师琉璃厂重见大五鼎,旋即出银三千两将其重新购回,运回岐山老家。同治初年,宋家家道中落,大鼎转归项城袁保恒(袁世凯叔父)。同治十二年(1873),左宗棠又从袁保恒处购得此鼎,暂存关中书院。昔日左宗棠曾遭人弹劾,后得潘祖荫疏救而幸免,遂决定以此鼎相赠,以示感激。同治十三年(1874)大孟鼎入藏潘祖荫府邸。潘祖荫旧藏大孟鼎,是西周青铜器中的“重器鸿宝”,与大克鼎、毛公鼎并誉为“海内三宝”。

### 追寻古人的最爱,切忌抱残守缺

在数以万计的碑帖品种面前,哪些碑帖拓片属于珍藏对象?要回答这一问题,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追寻古人的最爱。汉魏碑刻、唐代碑刻、宋代法帖,一直是明清碑帖收藏家的主要目标,乾嘉以后,拓片收藏出现了两个新的增长点,一个是六朝墓志和造像,尤以北魏碑刻最受追捧,一个是商周青铜铭文和全形拓。这些多是今天的收藏热点。

从事碑帖收藏,一定要牢记金石学的初心——“证经补史”,历史和文献价值是碑帖收藏的文化底蕴,碑帖题跋是文献价值的“可持续发展”,古人名家题跋内容大多围绕经史、小学、义例展开阐发,考其时代,述其制度,释其文字,为“证经补史”服务,极少涉及书法艺术评述,证经典之同异、正诸史之谬误、补载籍之缺失,这些才是金石学研究的方向和意义。碑帖题跋比

的不是书法而是学识,留下的是文章和美名。古人讲究“慎题”,要对善本碑帖有敬畏,今人也要讲究“慎题”,要对伪品糟粕有摒弃。

除历史和文献价值外,还要关注艺术和文物价值,它是碑帖收藏的理想和目标。中国历代金石数十万种,不是所有拓片都值得收藏,只有其中少数传世经典才配叫“碑帖”,要用艺术的眼光去辨别和取舍。凡是经典碑帖,多是古人喜闻乐见的,传拓数量最多,翻刻作伪也最多,收藏其中的正品和珍本,这才是历代碑帖收藏的正道。要用文物的眼光去鉴定和分析,不辨优劣的收藏是盲目的、不足取的。艺术品收藏讲究“物以稀为贵”,前文所言及的《大五鼎》拓本,留有吴昌硕“金石朋友圈”题跋十余则,充分展现了金石拓片的珍贵和名家题跋的附加值。碑帖收藏还要补充一句“物以知为贵”,“知”就是人所共知,特指经典名品,那些抱残守缺、自以为是者,最终只能自欺欺人。

最后,借本次展览的标题,来谈谈古韵和今尚,古人收藏金石碑帖的着眼点是“铭文”而不是“图像”,体现了金石文化的终极追求——简素和古雅,金石碑帖往往只拓碑文,不拓碑额与碑侧的图案纹饰,画像砖石也极少传拓,《武氏祠画像石》《汉君车》《曹望像》虽说是少数例外,但究其原因,还是画像题榜和文字题刻在焉。今人在没有铭文的、来路不明的画像石拓片上胡乱题写是缺乏金石文化的表现。

古人收藏金石碑帖注重校勘和临摹,因此,以裱本为首选,碑帖也是最适合放在桌案上细细品读的,古人墙面上悬挂的是字画和钟鼎全形拓,极少悬挂整幅墓碑、墓志,说明金石碑帖是用来近观的,不宜远眺。今人以收藏巨幅丰碑为荣,虽说无可厚非,总觉得仍在金石门外。

近十几年来,新出土金石碑帖极多,其中不乏精品,需要有心人去鉴别和收集,如此这般金石文化才能源远流长,但要让这些新出精品成为书法史上的新经典,还需营造一种乾嘉时期的金石文化背景和氛围,有专人去传拓,有众人去收藏,有名家去推介和品评。

此次上海书法家协会设立金石碑帖委员会,就是重振上海金石文化的一个信号,引领更多的书法爱好者进入金石文化的殿堂,共创上海碑帖收藏与研究的新风尚。